

尊德性与道问学

Zun De Xing Yu Dao Wen Xue

吴澄哲学思想研究

方旭东 著
郑晓江 主编

人
民
出
版
社

尊德性与道问学

——吴澄哲学思想研究

方旭东 著

郑晓江 主编

杨雪骋 杨柱才 副主编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洪 琼

装帧设计:刘林林

版式设计:顾杰珍

责任校对:严呈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尊德性与道问学——吴澄哲学思想研究/方旭东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3

(江右思想家研究丛书/郑晓江主编)

ISBN 7-01-004668-9

I. 尊… II. 方… III. 吴澄(1249~1333)-哲学思想-研究
IV. B244.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7081 号

尊德性与道问学

ZUNDEXING YU DAOWENXUE

——吴澄哲学思想研究

方旭东 著 郑晓江 主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0.875

字数:249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7-01-004668-9 定价:21.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总序

蔡仁厚

(一)

南昌大学哲学系郑晓江教授主持的“江右思想家研究”计划,已出版过一本论集。为了使研究更详尽、更周遍,研究的计划扩大了,要由出版论集改而为出版研究丛书。也就是说,对每一位思想家的研究,都要撰写成为一本专著,大家依计划而分工合作,逐年进行。当一整套的“江右思想家研究丛书”完成之后,它对文化学术的助益和影响,必将是普遍而深远的。

思想的涵盖面甚广,除了哲学思想,经学、史学、文学、艺术,都各有其多样性的思想内涵,值得加以论述。而经世思想、科学器用思想以及综合性的人生观、人生哲学,也是很重要的,应该加以发掘。

就人而言,有的是纯粹思想家的灵魂,有的是圣贤襟怀、豪杰性情,有的是政治家、事功家、道德家、宗教家、教育家等。这些人物,各有他们自己的思想特色,允宜分别进行探究,以显发

其潜德幽光。

(二)

江西地处吴楚之间,自古有“吴头楚尾”之称。吴地称江东,又称江左,而江西则称江右。吴楚先盛于春秋时期,而江右人文则始显于汉代。东汉末期,“下陈蕃之榻”的徐孺子,是豫章高士,最早显名。而东晋陶渊明,则可视为江右思想家第一号人物。

历南北朝而至隋唐,江右的人文一直在深蕴厚蓄之中。当时从南海入中原的通道,是由梅岭而直下赣江水道的所谓使节之路。这一条交通大动脉,触发了赣江流域的地气,到了宋代,江右人文蔚起,大放异彩。如北宋晏殊、欧阳修、李觏、王安石、曾巩、黄庭坚等光显于前;南宋胡铨、姜夔、杨万里与陆象山兄弟继踵于后。尤其宋亡之际特显大节义的文天祥、谢枋得,更足为天地正气增辉生色。

元明继两宋而流衍,江右人物仍盛。吴澄最为元代大学者,而明初的理学人物,则以吴与弼为耆宿。胡居仁、娄谅、陈白沙,皆出其门。接下来,王阳明的良知学风行天下。在《明儒学案》中,江右独占其九,人数达三十二人。我曾分江右王门为三支一脉:一支是阳明之亲炙嫡传,以邹东廓、欧阳南野、陈明水为代表。一支则渐离心宗而别走蹊径,以刘两峰、刘师泉、王塘南为代表。一脉指罗近溪,他是泰州派下真能成成果者,代表王学的圆熟之境。王学承陆学而弘扬孟子心性思想,而江右实居重镇之地位。

(三)

江右是陆学家乡,但朱子学亦同样在江右传衍。文天祥虽不属纯学术人物,但其师承出于朱子。元儒吴草庐亦系出朱子,

唯其论学则兼取朱陆。明代初期,南方理学以朱子系之吴康斋为中心,而门下陈白沙却开显心学之绪。一度问学于娄谅之王阳明,更开创致良知教,而王学又特盛于江右。据此简单之叙述,可知江右地区并无学派门户之畛域,其学风之表现,主要是依乎儒家义理演变之进程而为转移。

两年前,我撰写《江右学风与学术》(《江右思想家研究》代序),文分五节:一为文章节义之乡;二为禅宗的腹地;三为心学(理学)的心脏地带;四为经济与治术;五为诗人与词客。从这五个节目的标题,即可看出江右在学术思想上显示的普遍性与多样性。另外,还有龙虎山代表的道教一脉,就化民成俗而言,也有可加论述的价值。

思想的落实,主观面是道德实践,成圣成贤。客观面可分为二:一是典章制度;一是开物成务。前者是治国的凭借,如马端临扩大杜佑《通典》之规模,撰成《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举凡田赋、盐铁、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礼乐、名刑、经籍、封建、天文、物异、舆地、四夷等等有关经国定邦之事,皆一一加以通考,以供治国之用。后者开物成务,则有赖于知识技能之利便,而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正是事关“利民用、厚民生”的实用之书。凡欲开发物资以成就天下事务者,莫不有藉于成器之用。国人识见鄙陋,不识宋氏此书之可贵,竟长时期加以漫忽。如今科学昌明,反观此书,乃知我先民之科学心智与器用精巧,有出乎意料之外者。

据上述可知,江右之学术思想,无论形上或形下,皆能兼顾并重,而避免了思想上的偏取之弊。

(四)

本研究丛书,对于江右历代思想家的生平事迹、思想理论、

学术贡献、文化影响,皆尽量加以发掘和表述。就丛书出版的顺序而言,最好当然是依时代之先后而排定。但负责撰述的学者,其写作之进度,迟速不一。故本丛书分册出版之序,不拟加以限定,而是采取顺时制宜的做法,随时完稿,就随时分册发排出版。

依初步之规划,本丛书所论列的主要人物,大致如下。

首先是陶渊明。他虽自称“文妙不足”,但他的《桃花源记》,却一直是世人向往的人间仙境。他的诗在钟嵘《诗品》一书中的排位不高,但唐代的李白、杜甫、王维以及宋代苏轼,都对陶公倾慕不已。诗品随人品而日高,古往今来,未有若陶公者。而中国传统三教“儒、道、佛”的义理思想和人生智慧,都可以在陶公人生过程中获得印证。他真是一位平淡自然而又真妙绝伦的人物。

李唐一代,人的生命多在“尽才、尽情、尽气”上而显露精彩。三百年中,江右未见儒道人物,倒是在禅门中大有表现。活动于江右地区的大禅师,从青原行思、马祖道一、百丈怀海以下,到沩仰宗、曹洞宗和临济下杨岐、黄龙二系的列列龙象大德,可谓精光奇采,美不胜收。

下及于宋,儒学复兴。《宋元学案》第四卷即为庐陵学案,欧阳公尚道德能文章,是儒门中标榜型的领袖人物。王安石、曾巩以及三苏父子皆出其门。为政行教,惠泽广被。前年我游历江西而顺至扬州,瘦西湖五亭桥自是美景,而纪念欧阳公的平山堂,结构简肃而宽舒轩朗,尤令人低回瞻仰,不忍去云。

北宋理学开山人物周濂溪,早年为官虔台,随机启发二程,晚居庐山,开“濂、洛、关、闽”之绪。而其最大的贡献,则在于以《易传》之乾元乾道,合释《中庸》之诚体,而复活了先秦儒家的形上智慧。

南宋以陆象山为代表的陆学,其声光不在与朱子相匹敌,而

在于开显了孟子心性义理的纲维,为圣人之道立定规矩。而宋亡之际,文天祥、谢枋得的凛烈气节,不只为赣人争颜面,为朱陆争品位,更使民族正气大显光辉。

元明儒学,主要是朱陆之流衍。元代与明初皆尊朱子,吴澄、吴与弼是代表性的学者。明之中叶,王学兴起,江右王门人才济济,前已提及。另有罗整庵站在朱子学之立场,为王学之诤友。而颜山农、何心隐的言行思想,乃有所激而使然,宜当给予持平的评判。还有宁都三魏的学术思想及其易堂讲学之用心,亦应作深入之探析而给予适切之评价。

在文学方面,黄山谷所倡导的江西诗派,绵衍七八百年。汤显祖的戏曲,至今仍在演唱。其中所涵蕴的思想,应作深入之探析与论评。

下及 20 世纪,人文厚蕴的江西,仍然有其潜力。如欧阳竟无无疑是第一等的人杰,而陈寅恪亦属第一流的史学家。他们的思想也是值得正视的。

(五)

最后,我们要说一说“江西、朱子与其他”。

朱子祖籍徽州婺源,而出生在福建,成学在福建,终老在福建。所以他的学派称为“闽学”。其实,朱子的学问路数,是直承小程子伊川而发展,其学应直称“朱子学”。而闽学之名,则最好还给他的师门三代(杨龟山、罗豫章、李延平)。龟山受大程子明道之指点,开出“静坐以观未发之中”的工夫进路,罗、李二人承续贯彻,是即所谓“龟山门下相传指诀”,这是“静复以见体”的逆觉体证之路。朱子四十以后不走此路,而直取伊川之格物穷理,展现为一个大系统。故朱子之闽学与南宋前期(杨、罗、李)之闽学实不同路。因此还原为朱子学,才更名实相应。

朱子在福建,陆象山在江西。朱子批评象山时,常直称陆学为江西之学。朱子不赞同江西之学,可是他的故乡婺源如今却划归于江西。所以上饶地区把朱子看做江西人而热烈宣传,并召开学术会议以庆祝朱子 870 年诞辰,这当然是好事。不过,我们论述江右的思想家,是在历史的脉络中进行。历史上的朱子,不属江西籍,因此,江右思想家的研究不宜包括朱子。否则,闽人皖人都会不以为然,甚至笑话我们。朱子的地位是全国性的、世界性的。朱子的伟大不会因为我们不选他而丝毫受损。何况我们还可以在这套丛书之外,个别研究朱子,弘扬朱子之学。

自睽违乡邦,已逾半个世纪。近十余年来五度返乡祭祖探亲,并曾访问南昌大学。但天下尚未臻于郅治,海峡两岸之全面融和亦尚有待。为此,深愿我炎黄子孙,异地同心,分工合作,为华夏文化共注心力,以再造人文之休美。是为序。

2004 年秋日于台中

序

陈 来

在 20 世纪中国现代学术的建构中,可以说,近代学术的“宋明理学”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已覆盖了传统学术的“宋元学案”的观念。其结果是,元代的哲学思想,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似乎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忽略了元代与宋代哲学思想的连续性所致。所以,理解元代思想的特质和地位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转换一种学术的视野和眼光来审视宋元思想的发展。如果我们换一种眼光,把宋代和元代放在一起,我们对元代思想的理解必然有所不同。从思想史的文献资料来看,“宋元”思想史的连续性和濂、洛、关、闽的典范并未因南宋灭亡、蒙元兴起而断裂,反而,我们只有把宋元看成一连续的整体,才能在长时段的发展中看出元代思想的完整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宋、金、元的战争,使得宋代的思想在 13 世纪中期以后并没有按其本来的逻辑和可能充分展开,而元代的统一,则为这种充分展开提供了条件。事实上,元代最著名的哲学家吴澄自己便已经对此有明确的意识。

吴澄就其师承来说,是饶鲁的再传弟子,而饶鲁是黄幹的高足。黄幹是朱熹的女婿,也是朱熹重要的弟子。所以在师承上说,吴澄是朱熹的四传弟子。由于吴澄是由朱熹、黄幹一线传下

来的学者,所以他有很强的道统的意识和自觉。他曾作道统图,他还用《周易》的“元、亨、利、贞”的模式来观察道统的发展历史,他说:“中古之统,仲尼其元,颜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贞乎。近古之统,周子其元,程张其亨,朱子其利也,孰为今日之贞乎?未之有也,然则可以终无所归哉?”这是说,如果以“元、亨、利、贞”作为一个开始、生长、成熟、总结的周期的模式,古代的道统传流,孔子是“元”,颜回、曾子是“亨”,子思是“利”,孟子是“贞”。这个周期发展得很完整。而近古的道统发展,在吴澄看来,周敦颐是“元”,二程、张载是“亨”,朱熹是“利”。这样,“贞”还没有出现,谁能成为代表总结阶段的“贞”呢?显然,他自己是以“贞”自任的,他在给人的信中也说“以绍朱子之统而自任者,果有其人乎?”所以《新元史》说他“其以道自任如此”。很明显,在这里吴澄把宋元时期看做一个连续的整体过程,或者说,他把宋元思想看成为同一个历史单元。他认为北宋道学居于这个历史发展单元的第一阶段“元”和第二阶段“亨”,朱熹则是这个历史单元的第三阶段“利”,而他自己所要做的是完成这个历史单元的最后阶段——第四阶段“贞”。这再明确不过地显示出,元代哲学思想是接续着南宋思想学术未完成的过程的。就吴澄与朱熹的关系而言,我自己一贯主张,“晦庵之后,终是草庐”。而吴澄作为一个要回归濂洛而完成综合之“贞”的思想家,不仅在学术格局上全面继承了朱熹,也在思想上吸收了陆象山。但这种吸收并不是调和折中。所以他既有“反本”的特点,又有“综合”的气象。

以上所说只是我个人对元代思想的一点粗浅了解,我并不是元代思想研究的专家,本书作者方旭东博士才是专门研究元代思想的学者。方君曾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以王阳明哲学为专题,在理学研究方面打下了良好基础。后入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由我负指导的责任,从事元代思想研

究。他在北大期间修读了不少文史哲类的课程,进一步拓宽了学术视野。他以吴澄哲学研究为题,历经几年的深入学习、研究,很好地完成了博士学位的写作。眼前献给读者的这部书就是他根据其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专著。

吴澄是元代最著名的哲学家、理学家,而元代哲学或理学的研究在 20 世纪颇受忽视,所以以吴澄作为研究的主题,从断代研究上说,是有重要意义的。另一方面,有关吴澄思想的性质,历来看法不同,而以调和朱陆说为主;此种说法究竟是否合理,需要在深入和全面研究之后做出结论,故本书的选题在理学史研究上,亦有其重要的理论意义。

本书经过全面深入地研究吴澄思想后提出,从吴澄哲学体现的问题意识、道统观念、修养功夫,以及其整体的学术方向与格局来看,吴澄主要是朱熹思想的继承者,而非朱陆的折中者;吴澄对于朱熹思想,在继承的同时,也加以发展,故吴澄可谓“后朱子学”。吴澄的理气论,在继承朱熹的讨论同时,第一次在中国哲学史上提出了“理在气中”的命题,和“理者非别有一物在气中”的思想,并把理气的讨论和有无的讨论结合起来,其理气论确有特色。本书指出,在把“心学”理解为对心的体验和 研究,重视心的修养功夫的意义上,而不把“心学”仅仅理解为陆九渊的心学的意义上,吴澄的思想与其说是对陆九渊心学的继承,更不如说是对整个濂、洛、关、闽及陆象山的儒家心学的继承。在为学方法上,吴澄的规模庞大的学术格局和以穷理致知为先的思想方法,充分体现了朱熹重视的“道问学”的路向;而吴澄强调敬为知行之本,又体现出他在修养的用力方面更多地继承了程朱的主敬传统。这些看法都是作者独创的,是实事求是的,也是有说服力的。可以说,本书对吴澄的研究是目前国内对吴澄研究中最全面、最深入的一个成果。

总之,本书对吴澄本人的思想资料和现有研究吴澄的中外

文献,搜求详尽,考证翔实;理论分析细致,有独到的创新见解;全书结构清晰,文字流畅,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也显示出作者具有较强的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现在本书即将列入“江右思想家研究丛书”出版,作者的研究成果终于可以和广大读者见面,这让我感到很高兴。

2004年5月24日于北京大学

引 言^①

吴澄,字幼清,晚称伯清,号草庐,江西抚州崇仁(今江西省崇仁县)人。生于宋理宗淳祐九年(公元1249年),卒于元惠宗元统元年(公元1333年)。享年85岁,身历宋元两朝,27年在宋,58年在元。是元代中期最有声望的学者之一,与元初许衡并称^②。生前屡受元廷征召,死后被迫封为临川郡公,谥文正。^③明宣德中,从祀孔庙^④,尊称“先儒吴氏”。著述甚丰,有

-
- ① 本书所用吴澄文集版本以明成化二十年方中、陈辉刻《临川吴文正公集四十九卷道学基统一卷外集三卷年谱一卷》(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元人文集珍本丛刊》本,以下分别简称《吴文正公集》、《道学基统一卷》、《外集》、《年谱》)为主,并参考《吴文正集一百卷》(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以下简称《吴文正集》)及清乾隆二十一年崇仁县训导万璜校刊《草庐吴文正公集四十九卷道学基统一卷外集三卷首附从祀疏议一卷年谱三卷》(以下简称万本)。
- ② 吴澄死后,揭傒斯奉诏撰写的《神道碑》称:“皇元受命,天降真儒,北有许衡,南有吴澄。所以恢宏至道,润色鸿业,有以知斯文未丧,景运方兴”(《吴文正集》,“附录”,第50页),盖当世以二人为南北学者之宗也。《宋元学案》亦云:“有元之学者,鲁斋(许衡)、静修(刘因)、草庐(吴澄)三人而已。”(卷九十一,《静修学案》)
- ③ 据《圻记》:“至正五年(1345),赠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左丞、上护军,封临川郡公,谥文正。”(《吴文正集》,“附录”,第48页左)
- ④ 此为始立,后屡经罢复,至清乾隆二年(1737)终定。详见作者另文《吴澄传记叙事学研究》。

经注数种、文集百卷，后人合订为《草庐吴文正公全集》。^①

高祖晬以来，吴氏世代皆习儒业，祖铎，工进士诗赋，精通天文星历之学，宽厚不屑细务。父枢，温粹纯实，谦退不与人事，善为方里。吴澄天资颖异，早知为学。家贫不能从师，惟祖父庭训是闻，幼年颇以能属文而见知于人。5岁而读书，7岁而能声对，9岁而能诗赋。10岁偶得朱熹《大学章句》等书，读之甚喜。13岁，应举之文尽通。年十五六始厌科举之业，慨然以豪杰之士自期，欲探邹、鲁、濂、洛之传，日取《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书读之，参之以濂、洛、关、闽之说。自是，用功斯学，终身不倦。

19岁作《道统图并叙》，以接续道统自任。^② 22岁应乡贡中

① 有关吴澄著作的详细目录及刊刻情况，作者另有专文《吴澄文集版本源流考》详之。

② “道之大原出于天，圣神继之。尧舜而上，道之元也；尧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鲁邹，其利也；濂洛关闽，其贞也。分而言之，上古则羲皇其元，尧舜其亨乎？禹汤其利，文武周公其贞乎？中古之统，仲尼其元，颜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贞乎？近古之统，周子其元也，程张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为今日之贞乎？未之有也，然则可以终无所归哉？盖有不可得而辞者矣”。《道统图并叙》原文见《外集》卷二“杂识十”。诸传所引皆转自虞集《行状》，较原文有所节略。吴澄年轻时以道自任之抱负，还可见于同年所作《谒赵判簿书》，其中说：“天之生豪杰之士也，甚不数也。所谓豪杰之士，度越一世而超出乎等夷者也。战国之时，天下靡然，率为功利之趋，而杨墨之徒又滔滔也，当是时，孔子徒党尽，而孟子生乎其时，独愿学孔子而卒得其传。孟子死，圣人之学不传，旷秦汉三国至隋唐五季，千有余年，学者溺于俗儒之陋习，淫于佛老之异说，而无一豪杰之士生于其间，仅有一韩愈奋然而出，因学为文粗有所见，而终于见道未明，去道犹远。至于宋朝，周程邵张一时迭出，非盖世之豪杰而能之乎？然当时游程张之门者未能得其道。又百年，而闽中有朱子，又能集数子之大成，则中兴以后之豪杰也。朱子没，至今又将百年，以绍朱子之统自任合，果有其人乎？澄也，年十五六始知有所谓圣贤之学，于是始厌举业，慨然以豪杰之士自期，必欲为周程张邵朱而又推此道以尧舜其君民而后已也。”（《外集》卷三，第1~3页）

选。次年春,省试下第。27岁,抚州归元,此后数年,奉亲避寇,隐居深山,著书教子,怡然自乐。^①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7),吴澄38岁,友人程钜夫强起之至京师,未几,以母老辞归。后累为朝廷所召,先后任应奉翰林文字、江西等处儒学副提举、国子监丞、集贤直学士、翰林学士、经筵讲官等职。不过吴澄无意于仕进^②,在官之日皆不久,

① 当日情形,草庐有诗记之,述奔逃之仓皇云:“奔逃无间天阴晴,腹背浴汗头沐雨”,述隐居之乐云:“心如清水到底洁,身寄白云深虚住。伯夷叔齐上追踪,浮邱王乔两为侣。洞岩殷殷生风雷,仙馆沉沉锁烟雾。山蔬可羹买米炊,何须更学农与圃。有儿读书绍家风,有客清谈忘时务。”(《杂题之二十七 怀黄县丞申(时避乱寓华盖山)》,《吴文正公集》,卷四十九,第13页左)然草庐之隐居原为避祸,非真逃世也,观此可知:“枝江知县何朝奉在桃源别墅有诗贻赠,时予服道士服读书巴山之阴,何诗末句云:‘洒上簪冠终不作,子房久矣赤松游’,用韵奉答四首。”(《和答枝江令何朝奉(有序)》,《吴文正公集》,卷四十七,第20页右)诗之二云:“生平辟老凛如秋,一旦番成老氏俦。晋士无心入莲社,楚偏有兴托丹邱。遁身诡姓聊依附,跋行淫辞甚寇仇。土木形骸虽混俗,高人灵府与天游。”(《和答枝江令何朝奉(有序)》,《吴文正公集》卷四十七,第20页左)

② 如大德五年(1301),吴澄53岁时,中丞董士选荐之于上,并以手书召之,吴澄复书婉谢之,略谓:“近年习俗日颓,儒者不免苟求苟得,钻刺百端,无所不至。澄以古之贤人君子自期,出处进退必有其道,不然,贪荣嗜进,亦若而人,阁下奚取?爱人以德,成人之美,是所望于今之大臣宰相能如古人者爱之以德而成其美,岂必其仕哉?康节邵先生诗云:‘幸逢尧舜为真主,且教巢由作外臣’。澄虽不肖,愿自附于前修,成之者在阁下。”(《复董中丞书》,《吴文正公集》,卷七,第21页左至第22页右)此外,吴澄很多诗文都表达了倦宦之意,如《彭泽遇成之之京都》作于延祐五年72岁时,诗云:“人海茫茫名利场,盛年快意一风光。顾予白发归来晚,羞过渊明五柳庄。”(《吴文正集》,卷九十二,第26页右),又《回何太虚贺启》是八十初度时回表弟何中(太虚)贺生日启,倾诉了自己无心仕进却难以脱身的苦衷:“皓首趋朝,厚颜如甲。寤寐图还于羊肆,夤缘幸脱于雉樊。早赋归来,儒于我乎何有?自怜老去谁与,……伏念澄生处穷僻,学邻怪迂,弗顾人之笑且排,惟恐身

所谓“十召而不起，甫进而旋退，官止于师儒，职止于文学，有终日之介，无三年之淹”。^①

终吴澄一生，泰半以授徒为业，自奉甚俭^②，而以讲学著书为乐。所到之处，士大夫皆迎请执业，而四方之士负笈来学者，常不下千数百人^③。

吴澄曾问学于朱学传人程若庸^④，也曾向主张和会朱陆的

之传不习。丁年垂壮，遽罹革命之屯，已志浸睽，甘作随时之遁。以日过河有晕，而云之出岫无心。窃意商天民可终莘野畎亩之乐，岂料陈公子犹为齐国羁旅之臣。进用既非所长，退耕未逾其业，又况迫西颢之景，诘堪厠北共之星，至漏尽而不休惕。”（《吴文正公集》，卷九，第2页左至第3页右）

- ① 李绂语，见《草庐吴文正公从祀议》（清乾隆二十一年万璜校刊《草庐吴文正公外集》卷末，《吴文正公从祀源流》“六”）。
- ② 如作于大德九年57岁时的《答郑提举书》自述：“澄不酒不肉，二力携箠瓢从所至，如全真道、行脚僧，斗室可安。”（《吴文正公集》，卷七，第27页右）又，作于大德十年58岁时的《答姜教授书》亦自述清贫之乐：“澄酒肉甚绝，而无所于费也；中馈久虚，而无所于奉也；二三儿躯干壮健，写字读书之余，各务耕桑，自营衣食，于家可以不饥不寒，而无俟于其父之遗也。萧然一身，二竖给使令纸帐布衾，如道家禅榻随离而安，案上古易一卷、香一柱，冬一褐，夏一浴，朝夕饭一盂、蔬一盘，所至有学徒给之，无求也，而无不足，身外无长物，又焉用丧所守以取赢为哉？”（《吴文正公集》，卷七，第28页右）
- ③ 吴澄弟子众多，《宋元学案·草庐学案》所列有三十多人，其中较卓者有元明善、虞集、贡师泰、揭傒斯、危素等人。详细考述可参见袁冀：《元吴草庐评述》第四章“门弟子考”，第141~172页；胡青：《吴澄教育思想研究》第12章“草庐学派述略”，第237~274页。另，徐远和以元明善、虞集为代表叙述了吴澄理学思想在元代中后期的传承和演变，参见徐远和：《理学与元代社会》，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5~133页。
- ④ 据《年谱》，吴澄十六岁时初会程若庸于抚州临汝书院，自此，常往来于其门下，23岁时还曾在书院留止数月。据《宋元学案》卷八十三《双峰学案》，程若庸，字逢原，号徽庵，休宁人，从双峰饶鲁得朱子之学，冯去疾创临汝书院，聘为山长。所著有《性理字训义》、《太极洪范图说》等。